

老百姓平反的问题，而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集团，没有权力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。

金然：感谢李健先生今天给我们精彩的分析，我们时间也到了。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。

退党退团退队方法

(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

- *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dsc01@epochtimes.com
- * 进入动态网再连 <http://tuidang.epochtimes.com>
- 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, 001-702-873-1734
- * 退党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, 001-514-342-1023
-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。

提示：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(网通先拨 17969, 电信先拨 17909, 铁通先拨 17991), 手机 IP 电话(“中国移动”先拨 17951, “联通”先拨 17911, 小灵通先拨 17909)

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，我也不交党费了。那都不算数。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，您是说把一生、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。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，有行为的表示，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，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！

老百姓平反的问题，而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集团，没有权力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。

金然：感谢李健先生今天给我们精彩的分析，我们时间也到了。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。

退党退团退队方法

(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

- *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dsc01@epochtimes.com
- * 进入动态网再连 <http://tuidang.epochtimes.com>
- 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, 001-702-873-1734
- * 退党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, 001-514-342-1023
-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。

提示：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(网通先拨 17969, 电信先拨 17909, 铁通先拨 17991), 手机 IP 电话(“中国移动”先拨 17951, “联通”先拨 17911, 小灵通先拨 17909)

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，我也不交党费了。那都不算数。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，您是说把一生、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。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，有行为的表示，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，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！

《侃侃而谈》专题系列

漫谈 黨文化

21—22 集



新唐人电视台

《侃侃而谈》专题系列

漫谈 黨文化

21—22 集



新唐人电视台

目 录

第二十一集：“发展是硬道理”吗？3

第二十二集：“平反”的把戏13



目 录

第二十一集：“发展是硬道理”吗？3

第二十二集：“平反”的把戏13



外，最近报导说，美国它在二战的时候，曾经怕日裔的美国人做特务，所以把他们都关到一起。那现在在美国政府承认当年做错了，在道歉，而且还有赔偿。那这个跟中共这种平反是不是有类似之处呢？

李健：这种类似只是表面上，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美国政府在赔偿这些日裔美国人的时候，它们不是说我给你们平反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道歉：承认是我当年做错了。

其实在西方文化中没有“平反”这个概念，“平反”这个概念是党文化特有的。另外就美国这个案例而言和中共的情况本质还有一点不同。也就是说它判决最终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，政府和当年冤案的当事人是处在同等的地位上的。

中共的情况与这个完全不一样，中共永远处在裁判者的位置上，也就是说它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；既是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法官，这样裁判的结果只能是：中共永远正确，它的镇压也是有理、平反也有理。另外我想说明一点：随着对中共的反思越来越深入，现在要求“平反”的团体也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人们普遍的认识到了，中共的罪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底线，一旦真相大白，中共的领导人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谅解。所以目前不是中共给不给它迫害的

外，最近报导说，美国它在二战的时候，曾经怕日裔的美国人做特务，所以把他们都关到一起。那现在在美国政府承认当年做错了，在道歉，而且还有赔偿。那这个跟中共这种平反是不是有类似之处呢？

李健：这种类似只是表面上，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美国政府在赔偿这些日裔美国人的时候，它们不是说我给你们平反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道歉：承认是我当年做错了。

其实在西方文化中没有“平反”这个概念，“平反”这个概念是党文化特有的。另外就美国这个案例而言和中共的情况本质还有一点不同。也就是说它判决最终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，政府和当年冤案的当事人是处在同等的地位上的。

中共的情况与这个完全不一样，中共永远处在裁判者的位置上，也就是说它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；既是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法官，这样裁判的结果只能是：中共永远正确，它的镇压也是有理、平反也有理。另外我想说明一点：随着对中共的反思越来越深入，现在要求“平反”的团体也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人们普遍的认识到了，中共的罪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底线，一旦真相大白，中共的领导人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谅解。所以目前不是中共给不给它迫害的

第二十一集：“发展是硬道理”吗？

方菲：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「漫谈党文化」节目，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。

金然：我们这回要谈谈党文化中的一个现象叫做「发展是硬道理」吗？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场景。

主持人：下面请我们市委陈书记来给大家讲话。

陈书记：最近下面有些说法，搞得人心不稳的，搞些什么小动作。我给你们透个底、只要经济上搞上去、成绩摊的出，百姓不闹事，我看在经济上搞一些特殊，在生活上出一些小问题，我陈书记是会保的。

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什么二奶、三奶、小蜜啊，谁没有？！我看是小题大做，别有用心，还是那句话「发展是硬道理」，你们记住我这一点，永远不会错。

方菲：刚才场景中谈到这个「发展是硬道理」，我想很多中国大陆的人，可能都非常熟悉。

3

完全是一种“单向”的行为，中共愿意“恩赐”多少、就“恩赐”多少，愿意什么时候“恩赐”就什么时候“恩赐”；什么时候它想拿回去，它也完全可以拿回去。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权利去争取什么，也就是人民认可中共的这种「打击——平反」的统治策略，所以中共迫害起人民来变得肆无忌惮。

如果这种统治逻辑继续下去的话，那今天它给你平反了，下个星期它又来镇压你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指望下个月它再来给你平反吗？它可以随意的发动政治运动或者终止运动。

另外，如果说一个人把你的家人给杀了，那明天他说：我杀错了，我给他平反、给他恢复名誉。你能够认同他这种做法吗？你会不会觉的这是一种屈辱。也许杀人者过于强大，暂时你表面上无法反抗，但是你至少心里不要习惯这种屈辱，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好事。

因为这会无形中助长杀人者的气焰，然后它再去犯罪，犯完罪以后一个平反就了事。我想说的是，对于个人来说，平反也许可以暂时解决他一部份的痛苦，却不能消除造成他痛苦的根源。

金然：讲到这个“平反”的事，我倒联想到国

22

完全是一种“单向”的行为，中共愿意“恩赐”多少、就“恩赐”多少，愿意什么时候“恩赐”就什么时候“恩赐”；什么时候它想拿回去，它也完全可以拿回去。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权利去争取什么，也就是人民认可中共的这种「打击——平反」的统治策略，所以中共迫害起人民来变得肆无忌惮。

如果这种统治逻辑继续下去的话，那今天它给你平反了，下个星期它又来镇压你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指望下个月它再来给你平反吗？它可以随意的发动政治运动或者终止运动。

另外，如果说一个人把你的家人给杀了，那明天他说：我杀错了，我给他平反、给他恢复名誉。你能够认同他这种做法吗？你会不会觉的这是一种屈辱。也许杀人者过于强大，暂时你表面上无法反抗，但是你至少心里不要习惯这种屈辱，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好事。

因为这会无形中助长杀人者的气焰，然后它再去犯罪，犯完罪以后一个平反就了事。我想说的是，对于个人来说，平反也许可以暂时解决他一部份的痛苦，却不能消除造成他痛苦的根源。

金然：讲到这个“平反”的事，我倒联想到国

22

第二十一集：“发展是硬道理”吗？

方菲：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「漫谈党文化」节目，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。

金然：我们这回要谈谈党文化中的一个现象叫做「发展是硬道理」吗？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场景。

主持人：下面请我们市委陈书记来给大家讲话。

陈书记：最近下面有些说法，搞得人心不稳的，搞些什么小动作。我给你们透个底、只要经济上搞上去、成绩摊的出，百姓不闹事，我看在经济上搞一些特殊，在生活上出一些小问题，我陈书记是会保的。

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什么二奶、三奶、小蜜啊，谁没有？！我看是小题大做，别有用心，还是那句话「发展是硬道理」，你们记住我这一点，永远不会错。

方菲：刚才场景中谈到这个「发展是硬道理」，我想很多中国大陆的人，可能都非常熟悉。

3

金然：而且认可。

王菲：对。横河先生，我想请你先谈一谈这个「发展是硬道理」，这个口号、它是怎么提出来的？

横河：「发展是硬道理」这个口号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提出来的。那么当时的背景是在「六四」以后，中共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破产了。

那么在这之前是用意识形态作为其合法性的，所以它又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，既然在精神领域上不行了，所以就转到物质领域里面去找。这个就是92年提出的这个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的背景。



金然：中国其实这个社会在文革之后有很大的动荡，老百姓一直在过苦日子，那在这个之后、你又提出这样的口号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很自然的接受，因为大家都想能稳定，日子能过得好些，是不是这样？

横河：这个口号听上去，本身你一下子还听不出特别大的问题，但是它是领导人讲的一句话，后面

4

金然：而且认可。

王菲：对。横河先生，我想请你先谈一谈这个「发展是硬道理」，这个口号、它是怎么提出来的？

横河：「发展是硬道理」这个口号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提出来的。那么当时的背景是在「六四」以后，中共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破产了。

那么在这之前是用意识形态作为其合法性的，所以它又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，既然在精神领域上不行了，所以就转到物质领域里面去找。这个就是92年提出的这个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的背景。



金然：中国其实这个社会在文革之后有很大的动荡，老百姓一直在过苦日子，那在这个之后、你又提出这样的口号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很自然的接受，因为大家都想能稳定，日子能过得好些，是不是这样？

横河：这个口号听上去，本身你一下子还听不出特别大的问题，但是它是领导人讲的一句话，后面

4

李健：我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。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共它自己的宣传；另外一方面我想是民众这方面的原因。就是因为处在共产党高压的统治下，人民根本无法想象共产党还有下台的那一天。所以既然没有办法积极的去阻止它镇压、去阻止它迫害人民，那么只好消极的在它发动镇压、发动迫害以后，希望它早一点平反。其实我想凡是有这种想平反情结的这样的人，他潜意识里都是默认中共这样的一种统治逻辑：这样的一种“迫害，平反，再迫害，再平反”的统治逻辑。

金然：刚才场景中有这样一个镜头：说“平反”的话总比“不平反”好。至少对本人来说，这个人平反以后他可以找到工作，在现阶段是这样对吗？

李健：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平反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，但是我想说这样一个道理，我打个比方：说杀人犯自首总比不自首的好吧？

第一，你自首了，算不算完了呢？自首也得杀人偿命，法律在量刑的时候是根据人的行为有没有危害性，至于认罪态度只是其中一个很次要的考量方面。第二，中共现在自首了吗？中共现在它也还没有自首，它还在千方百计的在掩盖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这些罪行。我们回到平反这个问题上来，平反

21

李健：我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。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共它自己的宣传；另外一方面我想是民众这方面的原因。就是因为处在共产党高压的统治下，人民根本无法想象共产党还有下台的那一天。所以既然没有办法积极的去阻止它镇压、去阻止它迫害人民，那么只好消极的在它发动镇压、发动迫害以后，希望它早一点平反。其实我想凡是有这种想平反情结的这样的人，他潜意识里都是默认中共这样的一种统治逻辑：这样的一种“迫害，平反，再迫害，再平反”的统治逻辑。

金然：刚才场景中有这样一个镜头：说“平反”的话总比“不平反”好。至少对本人来说，这个人平反以后他可以找到工作，在现阶段是这样对吗？

李健：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平反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，但是我想说这样一个道理，我打个比方：说杀人犯自首总比不自首的好吧？

第一，你自首了，算不算完了呢？自首也得杀人偿命，法律在量刑的时候是根据人的行为有没有危害性，至于认罪态度只是其中一个很次要的考量方面。第二，中共现在自首了吗？中共现在它也还没有自首，它还在千方百计的在掩盖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这些罪行。我们回到平反这个问题上来，平反

21

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五十五万，其实很多学者研究应该是二百多万。

那文革以后为了证明反右运动没有错只不过是扩大化了，在全国范围之内有几百个右派没有得到平反，也就说有将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都是被错划进去的，这就好象中共要打击一个人、结果杀了一万人。

金然：那你刚才提到说还有几百人是没有被“摘帽子”，那我想知道这几百个右派、所谓的右派，当时到底做了些什么被打击了呢？

李健：我可以举二个例子，有名的右派章伯钧他提出了一个设想，就是成立“政治设计院”。储安平他批评中共的“党天下”。其实都是在个人基本言论自由限度之内，而且从他们的主观意愿上来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这种意图，他们只是对中共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。就算他们真的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话，也是在他们的政治权利之内，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。

方菲：您刚才说这个共产党就好象是杀人犯，是没有权力去给被害人平反的，这个道理是没有错，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中国人还是觉的对平反有一种期待，或者认为它还是一件好事呢？

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五十五万，其实很多学者研究应该是二百多万。

那文革以后为了证明反右运动没有错只不过是扩大化了，在全国范围之内有几百个右派没有得到平反，也就说有将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都是被错划进去的，这就好象中共要打击一个人、结果杀了一万人。

金然：那你刚才提到说还有几百人是没有被“摘帽子”，那我想知道这几百个右派、所谓的右派，当时到底做了些什么被打击了呢？

李健：我可以举二个例子，有名的右派章伯钧他提出了一个设想，就是成立“政治设计院”。储安平他批评中共的“党天下”。其实都是在个人基本言论自由限度之内，而且从他们的主观意愿上来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这种意图，他们只是对中共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。就算他们真的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话，也是在他们的政治权利之内，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。

方菲：您刚才说这个共产党就好象是杀人犯，是没有权力去给被害人平反的，这个道理是没有错，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中国人还是觉的对平反有一种期待，或者认为它还是一件好事呢？

就没有下文了。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执行的政策。在具体执行上这个「发展是硬道理」成了有权有势的这些人，掠夺财富、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一个理论基础。在另外一方面它又成了剥夺人民信仰自由，精神追求和民主自由最大的一个借口。

方菲：您为什么要说这个口号，是权富、权贵阶层追求这个财富最大的一个理论基础？

横河：是这样的，特别改革开放以后，有权有势的人掠夺了大量国家的财富，那么它的手段，主要有两个。第一个，主要是



早期这个“国有资产私有化”，那么它是以国企改革的名义进行的，那么这个私有化的当中，根据国内的权威人士估计，在90年代、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是八百到一千亿人民币，那么这个钱就有相当一部份，是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落到了那些人私人的腰包里面

的，那么这个私有化的当中，根据国内的权威人士估计，在90年代、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是八百到一千亿人民币，那么这个钱就有相当一部份，是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落到了那些人私人的腰包里面

就没有下文了。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执行的政策。在具体执行上这个「发展是硬道理」成了有权有势的这些人，掠夺财富、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一个理论基础。在另外一方面它又成了剥夺人民信仰自由，精神追求和民主自由最大的一个借口。

方菲：您为什么要说这个口号，是权富、权贵阶层追求这个财富最大的一个理论基础？

横河：是这样的，特别改革开放以后，有权有势的人掠夺了大量国家的财富，那么它的手段，主要有两个。第一个，主要是



早期这个“国有资产私有化”，那么它是以国企改革的名义进行的，那么这个私有化的当中，根据国内的权威人士估计，在90年代、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是八百到一千亿人民币，那么这个钱就有相当一部份，是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落到了那些人私人的腰包里面

的，那么这个私有化的当中，根据国内的权威人士估计，在90年代、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是八百到一千亿人民币，那么这个钱就有相当一部份，是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落到了那些人私人的腰包里面

去了，这是早期。

到了中后期主要是在房地产开发方面，那么通过拆迁、圈地、卖地，地方政府搞钱。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数据，从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时间之内，这个房地产开发，地方政府的收入是九千一十亿，这就相当于差不多2005年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左右，那么有多少落到官员的腰包里面去呢？

中国没有一个统计数字。但是有一个房地产业内的一个估算，就是说它的贿赂成本，光是「批地」这一项就占到整个房地产、地价的百分之三十。那么这个贿赂成本就全部落到私人这里去了，也就是说在这九千一十亿里面，至少有三千亿是落到私人口袋里面去了。那么国家监察局还有一个统计数字，有问题的高级官员，百分之八十和土地有关系的。那么国有财产私有化和房地产的开发，这两点都是以「发展是硬道理」这个理由在进行的。

金然：横河先生，你刚才在举的是在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的口号下，出现了两个腐败的例子。但是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也是在发展，而且很多老百姓也能感受到：我日子比以前好过了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
横河：这就看怎么样去看“发展”了，因为中

去了，这是早期。

到了中后期主要是在房地产开发方面，那么通过拆迁、圈地、卖地，地方政府搞钱。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数据，从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时间之内，这个房地产开发，地方政府的收入是九千一十亿，这就相当于差不多2005年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左右，那么有多少落到官员的腰包里面去呢？

中国没有一个统计数字。但是有一个房地产业内的一个估算，就是说它的贿赂成本，光是「批地」这一项就占到整个房地产、地价的百分之三十。那么这个贿赂成本就全部落到私人这里去了，也就是说在这九千一十亿里面，至少有三千亿是落到私人口袋里面去了。那么国家监察局还有一个统计数字，有问题的高级官员，百分之八十和土地有关系的。那么国有财产私有化和房地产的开发，这两点都是以「发展是硬道理」这个理由在进行的。

金然：横河先生，你刚才在举的是在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的口号下，出现了两个腐败的例子。但是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也是在发展，而且很多老百姓也能感受到：我日子比以前好过了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
横河：这就看怎么样去看“发展”了，因为中

一整套这种专制国家机器的话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根本发动不起来那些政治运动。那每次运动之后共产党都会把错误推给个别人或一小撮人，其实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，这恰恰说明中共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过去。

我们可以假想一下美国政府不要说把二百万知识份子、就是把二万知识份子发配到阿拉斯加，然后过一、两年之后说我发配错了，我现在给他们平反，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，也就是说不管是一个政党也好、一届政府也好，如果做了这么大的坏事或错事那它只有下台的份儿，根本不会、不应该还有给别人平反的机会。

而且共产党的平反并不是承认它们发动政治运动发动错了，而只是说运动的打击面过宽了，或者是运动中采用的手段过火了。

比如：1981年中共的十一届六中全会，通过一个决议叫做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」的决议，那里面它们还在坚持说“反右”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。只不过被严重的扩大化了，造成不幸的后果。也就说呢？它们对「运动的定性」并没有改变，它好象在说：我打你没有错，只不过打得太狠了。狠到什么程度呢？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，按照

一整套这种专制国家机器的话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根本发动不起来那些政治运动。那每次运动之后共产党都会把错误推给个别人或一小撮人，其实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，这恰恰说明中共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过去。

我们可以假想一下美国政府不要说把二百万知识份子、就是把二万知识份子发配到阿拉斯加，然后过一、两年之后说我发配错了，我现在给他们平反，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，也就是说不管是一个政党也好、一届政府也好，如果做了这么大的坏事或错事那它只有下台的份儿，根本不会、不应该还有给别人平反的机会。

而且共产党的平反并不是承认它们发动政治运动发动错了，而只是说运动的打击面过宽了，或者是运动中采用的手段过火了。

比如：1981年中共的十一届六中全会，通过一个决议叫做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」的决议，那里面它们还在坚持说“反右”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。只不过被严重的扩大化了，造成不幸的后果。也就说呢？它们对「运动的定性」并没有改变，它好象在说：我打你没有错，只不过打得太狠了。狠到什么程度呢？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，按照

我们现在想起这个场景来，都会觉的非常可笑。这就是因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（政府）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，实际上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过，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去给别人平反。他们应该做的就是自己放下屠刀、下跪求饶，接受正义的审判。

希特勒这个例子实际上跟共产党的例子非常相像，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当中共产党也是杀害了很多人、而且迫害了很多人，他们现在再也没有资格去给别人平反了。

方菲：李健先生那您说的这个道理，从共产党杀人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不错的，但是共产党它毕竟是人组成的，那么很多人会问：那是过去的共产党做错了，那后来的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过去的这些人做错的事纠正错误，这个是不是至少也说明共产党也在变好呢？



李健：其实共产党在历史上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，根本就不是领导人个人的行为，如果没有共产党

我们现在想起这个场景来，都会觉的非常可笑。这就是因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（政府）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，实际上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过，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去给别人平反。他们应该做的就是自己放下屠刀、下跪求饶，接受正义的审判。

希特勒这个例子实际上跟共产党的例子非常相像，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当中共产党也是杀害了很多人、而且迫害了很多人，他们现在再也没有资格去给别人平反了。

方菲：李健先生那您说的这个道理，从共产党杀人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不错的，但是共产党它毕竟是人组成的，那么很多人会问：那是过去的共产党做错了，那后来的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过去的这些人做错的事纠正错误，这个是不是至少也说明共产党也在变好呢？



李健：其实共产党在历史上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，根本就不是领导人个人的行为，如果没有共产党

国在中共的领导下，所做的这个发展它是一种「杀鸡取卵」式的发展。

那么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，在内蒙古的草原上，当地引进的山羊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土地能够承受的、草原能够承受的能力，所以很快的，山羊就把草全部都吃完了。

不仅把草吃完了、还把草的根都吃完了，然后山羊没有东西吃了，就互相吃对方的毛。为了防止山羊互相咬毛，这个牧民就把山羊穿上衣服，有个人就到内蒙古拍了很多照片，其中有一些照片就是山羊穿着衣服所拍的照片。

那么这个牧场的草、连草根吃完了以后，这个牧场就很快的沙化了。而且草原一旦沙化了以后就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，其实中共它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，它并不是不知道。

在《人民网》上理论栏目里面有一个党课的内容，里面就说到了：很多人把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看成了「增长是硬道理」。那么其中就提到 GDP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「国民经济总产值」，GDP 拜物教的这个迷雾笼罩了各级决策者，所以他把官员的政绩就体现在 GDP 的增长上面，干部考核也是以这个为中心，导致 GDP 的增长不计方式、不计代价。

国在中共的领导下，所做的这个发展它是一种「杀鸡取卵」式的发展。

那么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，在内蒙古的草原上，当地引进的山羊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土地能够承受的、草原能够承受的能力，所以很快的，山羊就把草全部都吃完了。

不仅把草吃完了、还把草的根都吃完了，然后山羊没有东西吃了，就互相吃对方的毛。为了防止山羊互相咬毛，这个牧民就把山羊穿上衣服，有个人就到内蒙古拍了很多照片，其中有一些照片就是山羊穿着衣服所拍的照片。

那么这个牧场的草、连草根吃完了以后，这个牧场就很快的沙化了。而且草原一旦沙化了以后就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，其实中共它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，它并不是不知道。

在《人民网》上理论栏目里面有一个党课的内容，里面就说到了：很多人把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看成了「增长是硬道理」。那么其中就提到 GDP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「国民经济总产值」，GDP 拜物教的这个迷雾笼罩了各级决策者，所以他把官员的政绩就体现在 GDP 的增长上面，干部考核也是以这个为中心，导致 GDP 的增长不计方式、不计代价。

方菲：郑义，就是一位作家。他前一阵子出了一本书叫做《中国生态环境崩溃报告》，里面举了很多例子，都是非常怵目惊心。

横河：另外，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个理论局，有一个研究文章里面提到什么呢？就是许多人把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理解为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」。那么以经济增长，经济指标来论英雄。追求一时经济增长速度，结果造成什么？就是盲目上马各种项目，办企业、引进外资，搞的是什么呢？搞的是形象工程、什么亮丽工程、夜景工程，结果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。所以每一任官员都给后者，还给当地的老百姓，就是留下非常沉重的负担。

金然：有没有什么例子呢？

横河：这里有个例子：就是大规模的建设，山东枣庄这个地区是个三百多万人口，年产值四百亿的一个比较穷的山区。

因为当地的官员要发展，但城市已经没办法发展了。所以在二十公里之外建立一个办公区，非常豪华的办公区。为了让官员从市区到办公区上班方便，修了一条二十公里长的公路，这条公路比长安街还要宽，是世界上最宽的通勤公路。

那么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个地区的，河南省省委

8

方菲：郑义，就是一位作家。他前一阵子出了一本书叫做《中国生态环境崩溃报告》，里面举了很多例子，都是非常怵目惊心。

横河：另外，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个理论局，有一个研究文章里面提到什么呢？就是许多人把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理解为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」。那么以经济增长，经济指标来论英雄。追求一时经济增长速度，结果造成什么？就是盲目上马各种项目，办企业、引进外资，搞的是什么呢？搞的是形象工程、什么亮丽工程、夜景工程，结果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。所以每一任官员都给后者，还给当地的老百姓，就是留下非常沉重的负担。

金然：有没有什么例子呢？

横河：这里有个例子：就是大规模的建设，山东枣庄这个地区是个三百多万人口，年产值四百亿的一个比较穷的山区。

因为当地的官员要发展，但城市已经没办法发展了。所以在二十公里之外建立一个办公区，非常豪华的办公区。为了让官员从市区到办公区上班方便，修了一条二十公里长的公路，这条公路比长安街还要宽，是世界上最宽的通勤公路。

那么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个地区的，河南省省委

8

被他这么一形容，变成中共的一个功劳似的。

方菲：李健先生，那反过来问，您觉的它这种平反是不是也说明它某种程度上勇于承认错误呢？

李健：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两点：第一，你给我平反，就说明你做错了；第二，既然你做错了，就应该下跪忏悔，接受司法审判。但是你现在还是站得高高的，居高临下给我平反，实际上你没有这个资格！

这里有这样一件事，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有启发。在1970年的时候，联邦德国总理（勃兰特）去波兰访问，当时他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。

在波兰有一个五十万犹太人受难纪念碑，在参观这个纪念碑的时候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突然双膝跪倒，当时这件事震惊了世界。其实勃兰特本人在二战当中他是一个反纳粹斗士，他本人是没有这个义务去向犹太人请罪的，但是他身为一国首脑这么做了。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，杀人犯他只有下跪忏悔的份儿，绝对没有居高临下给别人平反的份儿，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。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场景：当年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，盟军马上就要攻入柏林，希特勒他发表一个声明说，我现在要给犹太人平反，你们暂停进攻。

17

被他这么一形容，变成中共的一个功劳似的。

方菲：李健先生，那反过来问，您觉的它这种平反是不是也说明它某种程度上勇于承认错误呢？

李健：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两点：第一，你给我平反，就说明你做错了；第二，既然你做错了，就应该下跪忏悔，接受司法审判。但是你现在还是站得高高的，居高临下给我平反，实际上你没有这个资格！

这里有这样一件事，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有启发。在1970年的时候，联邦德国总理（勃兰特）去波兰访问，当时他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。

在波兰有一个五十万犹太人受难纪念碑，在参观这个纪念碑的时候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突然双膝跪倒，当时这件事震惊了世界。其实勃兰特本人在二战当中他是一个反纳粹斗士，他本人是没有这个义务去向犹太人请罪的，但是他身为一国首脑这么做了。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，杀人犯他只有下跪忏悔的份儿，绝对没有居高临下给别人平反的份儿，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。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场景：当年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，盟军马上就要攻入柏林，希特勒他发表一个声明说，我现在要给犹太人平反，你们暂停进攻。

17

团,有 2000 多人受到株连,其中有很多著名的作家。在经过十多年牢狱之灾之后,胡风被迫害得精神分裂。1980 年胡风案得到正式的平反,85 年的时候有一些当初曾经参与过迫害胡风的中共干部去看望他,这时候胡风已经是神经麻木、口齿不清,他只能嘟嘟囔囔的说「我再也不敢有意见了!我再也不敢有意见了」。中共所谓的“平反”,也就是恢复名誉、补发工资,根本就无法补偿这些人在二、三十年当中受到的那么大的痛苦。

金然: 那听起来中共真正比较大的平反,好象就这么一、两次;可是为什么在华人的头脑中,好象对“平反”这个概念特别深。一旦社会上有什么运动呀、共产党又搞了什么镇压呀,大家好象总是盼望着说:哪一天可能会平反吧?

李健: 我想这是中共铺天盖地的这种宣传造成的。中共一贯说自己「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」,不但勇于承认错误,还勇于改正错误。一直到现在,在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上,在提到平反这件事的时候,还会说「当时有 300 多万干部得到平反,他们放下包袱,精神舒畅地投身于什么什么建设事业」等等。

也就是说,对上百万人、上千万人的这种残酷迫害,就被中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,而且好象

团,有 2000 多人受到株连,其中有很多著名的作家。在经过十多年牢狱之灾之后,胡风被迫害得精神分裂。1980 年胡风案得到正式的平反,85 年的时候有一些当初曾经参与过迫害胡风的中共干部去看望他,这时候胡风已经是神经麻木、口齿不清,他只能嘟嘟囔囔的说「我再也不敢有意见了!我再也不敢有意见了」。中共所谓的“平反”,也就是恢复名誉、补发工资,根本就无法补偿这些人在二、三十年当中受到的那么大的痛苦。

金然: 那听起来中共真正比较大的平反,好象就这么一、两次;可是为什么在华人的头脑中,好象对“平反”这个概念特别深。一旦社会上有什么运动呀、共产党又搞了什么镇压呀,大家好象总是盼望着说:哪一天可能会平反吧?

李健: 我想这是中共铺天盖地的这种宣传造成的。中共一贯说自己「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」,不但勇于承认错误,还勇于改正错误。一直到现在,在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上,在提到平反这件事的时候,还会说「当时有 300 多万干部得到平反,他们放下包袱,精神舒畅地投身于什么什么建设事业」等等。

也就是说,对上百万人、上千万人的这种残酷迫害,就被中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,而且好象

书记徐光春他就召集河南省的官员说:你们都不把你们的城市建设的漂亮一些,建议你们到山东枣庄去参观参观。回来要大搞建设。

这个省委书记对全省官员这么说的,而河南省是个什么地方呢?是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,当年为了脱贫,当地政府鼓励农民去卖血,造成了河南现在是由卖血所感染爱滋病最严重的地区。

金然: 确实。国内我看到一些文章在提到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的时候,那种说法就好像是不管你是哪级官员,你只要把经济搞上去,物质生活好了其它都可以牺牲,甚至可以不管的。

方菲: 大家也都是这么认可的。

横河: 其实他也不仅仅是不管,对自然环境、对自然资源它是不管,但另外一个层面上,就是对于精神和信仰层面上是极力打压。其实它的打压是它最主要的目的,那么为了打压找出一个理由,我给你经济发展。所以在打压方面它叫什么——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」。所以对官员的评价它是两方面:一个是发展率,另外一个是在政治上的打压,结果最后导致在发展上一切为了经济发展,然后用镇压来解决所有社会矛盾。

方菲: 那是不是中共打着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的

书记徐光春他就召集河南省的官员说:你们都不把你们的城市建设的漂亮一些,建议你们到山东枣庄去参观参观。回来要大搞建设。

这个省委书记对全省官员这么说的,而河南省是个什么地方呢?是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,当年为了脱贫,当地政府鼓励农民去卖血,造成了河南现在是由卖血所感染爱滋病最严重的地区。

金然: 确实。国内我看到一些文章在提到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的时候,那种说法就好像是不管你是哪级官员,你只要把经济搞上去,物质生活好了其它都可以牺牲,甚至可以不管的。

方菲: 大家也都是这么认可的。

横河: 其实他也不仅仅是不管,对自然环境、对自然资源它是不管,但另外一个层面上,就是对于精神和信仰层面上是极力打压。其实它的打压是它最主要的目的,那么为了打压找出一个理由,我给你经济发展。所以在打压方面它叫什么——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」。所以对官员的评价它是两方面:一个是发展率,另外一个是在政治上的打压,结果最后导致在发展上一切为了经济发展,然后用镇压来解决所有社会矛盾。

方菲: 那是不是中共打着「发展是硬道理」的

旗号做了很多坏事？但是这个口号本身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？

横河：不！这个口号本身其实也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生活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，并不仅仅是物质的。它除了基本的物质需要以外呢，它在精神上、在信仰层面上都应该是有发展的。另外还有生活的安全感，还有司法的公正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。

方菲：你说这些也是有道理，但是不是物质生活是基础？因为你看过去中国古代有个管仲他说「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」，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物质生活吃饱、喝足了，你才有更好的礼节吧！

横河：你要说古人的话，那孟子也说了「饱暖思淫欲」。就是说物质生活的提高，本身不会必然或自然带来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提高。但你如果不去重视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提高的话，片面强调经济的话带来的效果往往是相反的。这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王力雄曾经举个例子，西藏有个县的公安局局长告诉他：说是以前公安局有三十个警察，整天没事干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西藏它靠信仰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人的道德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10

旗号做了很多坏事？但是这个口号本身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？

横河：不！这个口号本身其实也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生活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，并不仅仅是物质的。它除了基本的物质需要以外呢，它在精神上、在信仰层面上都应该是有发展的。另外还有生活的安全感，还有司法的公正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。

方菲：你说这些也是有道理，但是不是物质生活是基础？因为你看过去中国古代有个管仲他说「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」，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物质生活吃饱、喝足了，你才有更好的礼节吧！

横河：你要说古人的话，那孟子也说了「饱暖思淫欲」。就是说物质生活的提高，本身不会必然或自然带来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提高。但你如果不去重视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提高的话，片面强调经济的话带来的效果往往是相反的。这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王力雄曾经举个例子，西藏有个县的公安局局长告诉他：说是以前公安局有三十个警察，整天没事干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西藏它靠信仰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人的道德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10

在文革前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平了反。

比如说，1955年的胡风案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，还有1976年的“四五”天安门事件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刘少奇、彭德怀呀，就是这时候给平的反。我们现在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，好象非常平淡，几个冷冰冰的数字，但是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。我们知道1957年的时候，中共发动反右运动，当时有200多万知识份子被发配到边疆和山区。其中有很多人在这十几年、二十多年当中，被累死、饿死，甚至病死，这样的人不计其数。



前几天我看到一份材料，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有2000多个劳教人员，其中大部份是右派，在1960年前后死了1600多人；活下来的人也经历了非常残酷的折磨。

比如说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，他在1954年的时候，给毛泽东上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书，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；后来定性又上升为反革命集

15

在文革前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平了反。

比如说，1955年的胡风案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，还有1976年的“四五”天安门事件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刘少奇、彭德怀呀，就是这时候给平的反。我们现在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，好象非常平淡，几个冷冰冰的数字，但是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。我们知道1957年的时候，中共发动反右运动，当时有200多万知识份子被发配到边疆和山区。其中有很多人在这十几年、二十多年当中，被累死、饿死，甚至病死，这样的人不计其数。



前几天我看到一份材料，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有2000多个劳教人员，其中大部份是右派，在1960年前后死了1600多人；活下来的人也经历了非常残酷的折磨。

比如说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，他在1954年的时候，给毛泽东上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书，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；后来定性又上升为反革命集

15

母：没通过？

儿子：面试、笔试都过了。人家一看我档案，就不敢要我了。

母：唉！这可怎么好？你大姨来信，说香港杂志上讲，政府好象在考虑给「六四」平反。赶快平反吧！这个尾巴拖着，工作都不好找。

儿子：平反？妈，您怎么还想不开呀？我爸当年当了十年「右派」，天天叨咕着要平反；最后是平反了，人也过世了，我可不想走他的老路。再说，我当年保护学生有什么错呀？共产党凭什么给我判刑！我不用它平反，它也不配给我平反。

母：平反总比不平反好啊！你看你现在可怎么办？

方菲：李健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「平反」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？在中共的历史上，到底有过几次平反？因为我想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观众朋友们，对这个事情可能不太了解。

李健：据我所知，在中共的历史上，比较大范围的平反发生在文革以后，也就是 1978 年到 1985 年之间，当时胡耀邦组成了一个「平反冤假错案」办公室，当时平反了 300 多万在「反右」、「文革」当中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和中共干部，也连带给中共

14

母：没通过？

儿子：面试、笔试都过了。人家一看我档案，就不敢要我了。

母：唉！这可怎么好？你大姨来信，说香港杂志上讲，政府好象在考虑给「六四」平反。赶快平反吧！这个尾巴拖着，工作都不好找。

儿子：平反？妈，您怎么还想不开呀？我爸当年当了十年「右派」，天天叨咕着要平反；最后是平反了，人也过世了，我可不想走他的老路。再说，我当年保护学生有什么错呀？共产党凭什么给我判刑！我不用它平反，它也不配给我平反。

母：平反总比不平反好啊！你看你现在可怎么办？

方菲：李健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「平反」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？在中共的历史上，到底有过几次平反？因为我想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观众朋友们，对这个事情可能不太了解。

李健：据我所知，在中共的历史上，比较大范围的平反发生在文革以后，也就是 1978 年到 1985 年之间，当时胡耀邦组成了一个「平反冤假错案」办公室，当时平反了 300 多万在「反右」、「文革」当中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和中共干部，也连带给中共

14

那么中共来了以后，便片面的要发展生产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压制人们的信仰自由，不准人家去信，这样很快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是犯罪率就上去了。就同样这一个县现在有七十个警察，整天办案忙不过来。所以「发展是硬道理」就变成了摧毁人的道德、人的信仰堂而皇之的理由。

金然：也是。现在我们走到外面去一看高楼大厦，外表都很鲜亮很时髦。但是好象心里的安全感还不如以前了。总觉得买东西怕它是毒的，带钱多了你又觉得不安全。

方菲：怕抢劫。

横河：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、没有信仰的约束那真是无止境的。所以整个社会经济数据增长了以后，其实社会并没有更稳定，社会矛盾反而加深了。

这里我们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例，从 1993—2005 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五倍。在同一时间公安部公布群体事件，就是各种冲突事件，几个人以上多的就到几千人的群体事件从 1993 年的一万起发展到 2005 年的八万七千起，是八倍多。那么参加的人数从三十万人增加到大概四百万人左右，增加了十三倍。

11

那么中共来了以后，便片面的要发展生产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压制人们的信仰自由，不准人家去信，这样很快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是犯罪率就上去了。就同样这一个县现在有七十个警察，整天办案忙不过来。所以「发展是硬道理」就变成了摧毁人的道德、人的信仰堂而皇之的理由。

金然：也是。现在我们走到外面去一看高楼大厦，外表都很鲜亮很时髦。但是好象心里的安全感还不如以前了。总觉得买东西怕它是毒的，带钱多了你又觉得不安全。

方菲：怕抢劫。

横河：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、没有信仰的约束那真是无止境的。所以整个社会经济数据增长了以后，其实社会并没有更稳定，社会矛盾反而加深了。

这里我们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例，从 1993—2005 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五倍。在同一时间公安部公布群体事件，就是各种冲突事件，几个人以上多的就到几千人的群体事件从 1993 年的一万起发展到 2005 年的八万七千起，是八倍多。那么参加的人数从三十万人增加到大概四百万人左右，增加了十三倍。

11

充份说明经济数据的增长，特别在中国的这种增长方式反而加深社会矛盾。我们举例子：93年正好是「发展是硬道理」提出来的第二年。即使中国的高官他也知道这一点，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高官都纷纷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去。

方菲：那我想中共本身它应该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，但是它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提倡这个口号？而且在政策上还鼓励执行呢？

横河：这就是关于中共统治一直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。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，古代是君权神授，所以皇帝叫天子，他的权力是天授的。

现代的民主国家是政权民授，是民选政府。所以这两个它的合法性都没有人会质疑的，都不需要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合法性。但中共在这两点上它都没有，所以它必然要找它的合法性。那么在「六四」之前它主要以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。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比如说「大跃进」那时也是讲经济的，但当时没有那么重要。

「六四」以后经济就变得非常重要了，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人相信它了。它必须在物质经济层面找它的合法性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它

充份说明经济数据的增长，特别在中国的这种增长方式反而加深社会矛盾。我们举例子：93年正好是「发展是硬道理」提出来的第二年。即使中国的高官他也知道这一点，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高官都纷纷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去。

方菲：那我想中共本身它应该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，但是它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提倡这个口号？而且在政策上还鼓励执行呢？

横河：这就是关于中共统治一直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。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，古代是君权神授，所以皇帝叫天子，他的权力是天授的。

现代的民主国家是政权民授，是民选政府。所以这两个它的合法性都没有人会质疑的，都不需要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合法性。但中共在这两点上它都没有，所以它必然要找它的合法性。那么在「六四」之前它主要以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。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比如说「大跃进」那时也是讲经济的，但当时没有那么重要。

「六四」以后经济就变得非常重要了，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人相信它了。它必须在物质经济层面找它的合法性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它

一直在经济上，把“发展”作为重要的议题来提，而且它不会改变。

方菲：非常感谢横河先生今天精彩的评论。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



第二十二集：“平反”的把戏

金然：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欢迎您收看「侃侃而谈」漫谈党文化节目。这一次我们谈一个「平反」的话题。

方菲：这次我们又请来了加州大学的李健先生，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看一段场景。

(外出找工作的儿子刚进门，母亲关切的询问情况)

一直在经济上，把“发展”作为重要的议题来提，而且它不会改变。

方菲：非常感谢横河先生今天精彩的评论。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



第二十二集：“平反”的把戏

金然：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欢迎您收看「侃侃而谈」漫谈党文化节目。这一次我们谈一个「平反」的话题。

方菲：这次我们又请来了加州大学的李健先生，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看一段场景。

(外出找工作的儿子刚进门，母亲关切的询问情况)